

# 列子注

張湛注

# 列子序

張湛字處度

湛聞之張湛字處度東晉光祿勳注此真經先父曰吾先君與劉正輿傅穎根皆王氏之甥也竝少詩解反游外家舅始周姓王張湛祖之舅始周從疾用反兄正宗輔嗣皆好呼教反集文籍先卑政得仲宣家書幾將萬卷傳氏亦世爲學門二君總角競錄奇書及長丁文反遭永嘉之亂與穎根同避難乃旦反南行車重各稱尺詣反力並有所載而寇虜彌盛前途尙遠張謂傳曰今將不能盡子忍反全所載且共料聊音簡世所希有者各各保錄令無遺棄穎根於是唯賣音濟其祖玄父咸子集先君所錄書中有列子八篇及至江南僅音覲少也有存者列子唯餘楊朱說符目錄二卷比必利反亂正輿爲揚州刺史先來過江復扶又反在其家得四卷尋從輔嗣女婿趙季子家得六卷參校有無始得全備其書大略明羣有以至虛爲宗萬品以終滅爲驗神惠以凝寂常全想念以著直略反物自喪息浪反生覺音教與化夢等情巨細不限一域窮達無假智力治身貴於肆任而煩反順性則所之皆適水火可蹈忘懷則無幽不照此其旨也然所明往往與佛經相參大歸同於老莊屬音燭辭引類特與莊子相似莊子慎到韓非尸子淮南子玄示旨歸多稱其言遂注之云爾

# 列子目錄

天瑞第一	一
黃帝第二	一三
周穆王第三	三一
仲尼第四	三九
湯問第五	五一
力命第六	六七
楊朱第七	七七
說符第八	八九
右新書定著八章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列子五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讎太常書三篇太史書四篇臣向書六篇臣參書二篇內外書凡二十篇以校除復 <sub>扶</sub> <sub>又</sub> 重十二篇定著八篇中書多外書少章亂布在諸篇中或字誤以盡 <sub>津</sub> <sub>也下同</sub> <sub>聲</sub> <sub>誤</sub> 爲進以賢爲形如此者衆及在新書有棧 <sub>贊</sub> 校讎從中書已定皆以殺	

青謂汗簡刮去青皮也書可繪寫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繆音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本於黃帝老子號曰道家道家者秉要執本清虛無爲及其治身接物務崇不競合於六經而穆王湯問二篇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也至於力命篇一推分符問命楊子之篇唯責放逸二義乖背音不似一家之書然各有所明亦有可觀者孝景皇帝時貴黃老術此書頗行於世及後遺落散在民間未有傳者且多寓言與莊周相類故太史公司馬遷不爲列傳謹第錄臣向昧死上時掌反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所校列子書錄永始三年八月壬寅上

# 列子卷一

晉張湛處度注

## 天瑞第一

夫巨細舛錯短殊性雖天地之大羣品之繁涉於有生之分關於動用之核者存

子列子

戴子於楚上者首章或

是弟子之所記故也

居鄭圃

音布鄭

四十年人無識者

非形不與物接言不與物

不識者矣

國君卿大夫眎之猶衆庶也

非自隔於物直言無是非行無執迹則物莫能知也

國不足

年歲將嫁於衛自家而出

謂之弟子曰先生往無反期

弟子敢有所謁先生將何以教先生不聞壘丘

也

壘丘子林列子笑曰壘子何言哉

四時行百物生

雖然夫子嘗語豈假於言哉

伯昏瞀人

莫候伯昏列子之友同舉於壘子不言自受教於壘子者列子之謙者也

其言曰有生

今塊然之形不生

生物而不有化

今存亡變改也不化

自化者也

不生者能生生

生物之宗

不化者能化

化物之主不化者固

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

生者非能生而生化者非能化而化

也直自不得不生不得不化者也

故常生

常化者

步於有動之分不得贊無也

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

生化相因存亡

陰陽爾四時

爾陰陽四時變化之物而後屬於有生之域者皆

不生者疑獨

不生之主豈可資而驗哉

不化者

往復音者倣此轉讀無閒形氣

疑獨其道不可窮亦何以知其窮與不窮哉直

復往還無閒也

陰陽爾四時改而不停萬物化而不息者也

隨此陶運四時改而不停萬物化而不息者也

是謂玄牝

老子有

此一章王弼注曰無形無影無邊無邊無界不動守靜不衰谷

若存用之不勤

王弼曰門玄牝之所由也本其所由與太極同體故謂天地之根也欲言存邪

故生

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

莊子亦有此言。向秀注曰：吾之生也，非吾之所生。則生自生耳。生生者豈有物哉？故不生也。吾之化也，非物之所化。則化自化耳。化化者豈有物哉？無物

也。故不化焉。若使生物者亦生化物者亦化，則與物俱化，亦奚異於物？明夫不生不化者，然後能爲生化之本也。

消自息。尸而爲之者哉？

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

天地而府，萬物體羣生而不置官

乎？子列子曰：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

天地者舉形而言陰陽者，明其度數統理。

夫有形者生於無

形。謂之生者，則不死無者，則不生。故有無之不相生，理既然矣。則有何由而生？忽爾而自生而

不知其所以生。不知所以生，生則本同於無。本同於無而非無也。此明有形之自形，無形以相形者也。

天地安從生？生而自然生。

天地無所從生。天地者，明其度數統理。謂無生也。

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

此明物之自微至著，變化之相因襲也。

太易者，未見。

賢遍反。注同。氣也。易者，不窮繩之稱。寢寂於太虛之域，將何所見耶？如易繩之太極老氏之燐成也。

太初者，氣之始也。

陰陽既判期。

卽下句所太始者，形之始也。

陰陽既判期。品物流形也。

太素者，質之始也。

剛柔靜躁沈浮各有其性。

形質具而未相離。

此直論氣形質，不復說太易太初。爲三者宗本於後句別自明之也。

故曰渾。

音論。

渾淪者，言萬物

相渾淪而未相離。

去也。道實樞光乎其中，論語之助也。

一氣不相離散而三才之

剛柔靜躁沈浮各

有其性。

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變者，究也。

究窮也。一氣持之而化，故寄名變耳。

沖

變而爲七九，不以次數。

乃復變而爲一。一者，形變之始也。

既步於有形之域，運數相推，目一之

者全舉，陽數領其都會。

九九數既終，乃復反而爲一，反而爲一歸於形變之始。此蓋清輕者上爲天，獨重者下爲地。

天地何邪？直虛實清濁之自分判

明，變化往復無窮極。

清輕者上爲天，獨重者下爲地。者耳。此一章全是一易乾鑿度也。

和氣者爲人。

推此言之，則陰陽氣偏交會而氣和氣，和而爲人生。人生則有所倚而立也。

沖

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

全猶備也。故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

化物職所宜。

職主也。生各有所性

然則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所否。物有所通。

夫體適於一方者。造陰塗則闕矣。王弼曰。形必有所分。聲必有所屬。若溫也。則不能涼。若宮也。則不能商。

何則。生覆者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教。

化教化者不能違所宜。

順之則道也

宜定者不出所位。

皆有素分不可逆也

故天地之道。非陰

則陽。聖人之教。非仁則義。

萬物之宜。非柔則剛。此皆隨所宜而不能出所

位者也。

方圓詰繆理不得兼然尋形卽事則名分不可相干任理之通方圓未必相乖故二儀之德聖人之道養育羣生周萬物盡其清寧貞粹而已則殊塗融匯動靜澄一蓋由聖人不違萬物之性萬物

不犯聖人之化。凡滯於一方者。形分之所處耳。道之所運。當冥遇而無待。

故有生者。有生生者。有形者。有形形者。有聲者。有

聲聲者。有色者。有色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

形聲色味皆忽爾而生不能自生者也。夫不能自生則無爲之本無爲之本則無留於一氣之主動必由之者也。

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

而形形者未嘗有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彰矣。

而色色者未嘗顯。昧之所昧者嘗矣。而昧昧者未嘗呈。

至無者故能爲萬變之宗主也。夫盡於一形者皆隨代謝而變化也。

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圓能方。

能生能死。能暑能涼。能浮能沈。能宮能商。能出能沒。能玄能黃。能甘能苦。

能羶能香。無知也。無能也。而無不知也。而無不能也。

知盡則無知能極則無能故無

有之爲有待。無以生事而爲事。由無以成夫道之而無譙名之而無名視之而無形聽之而無聲則道之全焉。故能昭音響而出氣物。包形神而章光影。玄以之黑素以之白。矩以之方規以之圓。圓方得形而此無形。白黑得名而此無名也。

子列子適衛。食於道。從者見百歲髑髏。援蓬而指。援音塞

拔也

顧謂弟子曰

豈予與彼知而未嘗生未嘗死也。

俱涉變化之塗則予生而彼死推之

此鍋

古風反

養乎。此過歎乎。遭形則不能不養。遇生則不能不種。章勇有幾。

居豈反○先問變化種數反

若蟬

爲鶴。

事見墨子

得水爲蜃。

音計司馬彪云謂水

土之氣相繕而生也。

得水土之際

則爲蜘蛛。

步田反司馬彪云物根

在水土際布在水中就

水土視之不見鈔之可得如張縣

之衣。

衣猶覆蓋

生於陵屯。

音脈阜也○陵屯高阜處也

則爲陵鳥。

此陵所生之虞而變者也

陵鳥得鬱栖則爲鳥足。

此合而相生也

烏足之根爲螭蟠。

其葉爲胡蝶。根本也葉散也言烏

散化爲胡蝶胥也。胥皆也言物皆化也

化而爲蟲。

生龕下其狀若脫

郭注爾雅云脫謂剥皮也

其名曰駒掇。

丁括反駒掇蟲名也○此駒掇千日而死化而爲鳥其名曰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爲

斯彌。

朱猶精華生起斯彌爲食鹽

許今反若酒上蠍蠍也下同

顧輶。

上怡下路食鹽顧輶生平食鹽黃輶

音青又作蟲皆鬼火也

頤輶黃輶食鹽黃輶生平九飮老也蟲名也

或謀小音芮也

皆蟲名

平腐。

音蟻一音歡謂瓜中黃甲蟲也

人血之爲野火也。

此皆一形之鵠之爲鶴鶴之爲布穀布穀久復爲

鵠也。燕之爲蛤也。田鼠之爲鶴也。朽瓜之爲魚也。老韭之爲莧也。老榆

也淮南子云血也音客

人血之爲野火也。

此皆無所因感內自變化也鵠之爲鶴鶴之爲布穀布穀久復爲

鵠也。燕之爲蛤也。田鼠之爲鶴也。朽瓜之爲魚也。老韭之爲莧也。老榆

也淮南子云血也音客

人血之爲野火也。

此皆無所因感內自變化也鵠之爲鶴鶴之爲布穀布穀久復爲

鵠也。燕之爲蛤也。田鼠之爲鶴也。朽瓜之爲魚也。老韭之爲莧也。老榆

也淮南子云血也音客

此皆無所因感內自變化也鵠之爲鶴鶴之爲布穀布穀久復爲

鵠也。燕之爲蛤也。田鼠之爲鶴也。朽瓜之爲魚也。老韭之爲莧也。老榆

也淮南子云血也音客

此皆無所因感內自變化也鵠之爲鶴鶴之爲布穀布穀久復爲

鵠也。燕之爲蛤也。田鼠之爲鶴也。朽瓜之爲魚也。老韭之爲莧也。老榆

也淮南子云血也音客

純雌其名大胥。

純雄其名婢。

古稚蜂。司馬彪云稚蜂卽胥者取桑蠶祝之使似己子也○胥

蟲經云胥愛之山有獸其狀如狸而有髮其名曰類自爲牝牡相生也

後生平丘跡。

傳記云高辛氏之妃名美原見大人跡好而履之如有人有如此者也

理感己者遂孕因生后稷長而賢乃爲堯佐卽周祖也

伊尹生平空桑。傳記曰伊尹母居伊

水之上既存夢有神告之曰白水出而東走無廟明日視白水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為水身因化為空桑有莘氏女子採桑得嬰兒于空桑之中故命之曰伊尹而獻其君令庖人養之長而賢為殷湯相。厥昭生平溼。此因蒸潤而生。醤雞生平酒。此因酸。比音平不苟。此異類而相親比也。久竹生青寧。因於林。青寧生程。自從繩至於程皆生生之物。蛇鳥蟲獸之屬言其變化。程生馬。馬生人。人久藏而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夫生死變化胡可測哉。生於此者或死於彼死於彼者或生於此。而形生之主未嘗暫無是以聖人知生不常死不常存死不常存死不永生。機機者羣有之始動之所宗故出無入有散有反無靡不由之也。影聲動而不生聲而生響。夫有形必有影有聲必有響此自然而然而並生俱出而俱沒豈有相資前後之則之以爲喻明物動則失本靜則歸根不復曲通影響之義也。無動不生無而生有。有之爲有特無以生言生必由無而無不生有。此運通之功必賴於無故生動之稱因事而立耳。形必終者也。天地終平與我偕終。科巨細計脩短則與我殊而理實無終無始者也。終進乎進當爲矣。會歸於終理固無差也。終進乎不知也。進當爲盡此書為盡字例多作進也。聚則成形散則爲終此世之所謂終始也。然則聚者以形實爲始以散者爲終者也。以虛漠爲始以形實爲終故迭相與爲終始而理實無終無始者也。道終平本無始。進乎本不久。久當爲有無始故。有生則復於不生。有形則復於無形。生者反終形者反盡。字例多作進也。聚則成形散則爲終此世之所謂終始也。然則聚者以形實爲始以散者爲終者也。以虛漠爲始以形實爲終故迭相與爲終始而理實無終無始者也。生者。不生者。此不生者先有其生然後之於死滅。非本不生者也。本不生者初無形者。此無形亦先有其生。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則死不可禦也。而欲恆其生。畫其終。惑於數也。盡亡。精神者。天之分。骨骸者。地之分。屬天清而散。屬地濁而聚。精神離形。各歸其真。天分歸天地分。歸地各反其本。故謂之鬼。鬼歸也。歸其真宅。真宅太虛之境。黃帝曰。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何生之無

形何形。氣何氣。之無靈然。則心智形骸陰陽之一體。

人自生至終。

大化有四。

其間遷易無時。覽

偏積之一氣。及其隕形歸根。則反其真宅。而我無物焉。而言。著也。

嬰孩也。少壯也。老耄也。死亡也。其在嬰孩。氣專志一。和之至也。物不傷

焉。德莫加焉。老子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其在少壯。則血氣飄溢。欲慮充起。物所攻焉。德故

衰焉。處力競之地。

其在老耄。則欲慮柔焉。體將休焉。物莫先焉。休息也。已無競。心則物不與爭。雖未

及嬰孩之全。方於少壯。間矣。其在死亡也。則之於息焉。反其極矣。孔子遊

於太山。見榮啓期行乎廊。邑名。音成魯之野。鹿裘帶索。先各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

生所以樂。音浴。下同。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爲貴。而吾得爲人。是一

樂也。推此而言。明人之神氣與衆生不殊。所適者異。故形貌不一是以榮啓期深測倚伏之緣。洞識幽顯之驗。故折遇人形兼得男貴。豈孟浪而言。男女之別。彼列男尊女

卑。故以男爲貴。吾既得爲男矣。是二樂也。人之將生男女亦無定分。故復喜得男身。人生有不見日月

不免襁褓者。吾旣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

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不能都忘憂樂。蓋其能推理自寬慰者耳。

林類年且百歲。書傳無聞。蓋古之隱者也。底春被裘。拾遺穗於故畦。收刈後田中棄穀拾之也。並歌並進。孔子適衛。望

之於野。顧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者。試往訊之。子貢請行。遂之壠端。面之

而歎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類行不留歌不輟。子貢叩之不已。乃仰而應。於蓋反。曰。吾何悔邪。子貢曰。先生少不勤行。下孟反。同。長不競時。老無妻

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拾穗行歌乎。林類笑曰。吾之所以爲樂。人皆有

之而反以爲憂。

我所以爲樂者人人皆同也。未能觸事而衷故無慙歎。

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

不勤行則遺名譽不競時則存亡

。

老無妻子死期將至故樂若此。

所謂樂天知命故無憂也。此所謂樂天知

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惡子以死爲樂何也。

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

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非

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尋此旨則存亡往復無窮已也

子貢聞之不諭其意

還以告夫子夫子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然彼得之而不盡者也。

卒然閑林類之言惑以爲已造極矣而夫子方謂未盡夫盡者無所不盡亦無所盡然後盡程都全耳今方對無於有去彼取此則不得不

覽内外之異然所不盡者亦少許處耳若夫萬變玄一彼我兩忘卽理自夷而實無所遣夫冥內遊外同於人羣者豈有盡與不盡者乎

子貢倦於學告仲尼曰願有所息

學者所以求復其初乃至於厭倦則自然之理虧矣

仲尼曰生無所息

第知慮役支體此生者之事莊子曰生爲徭役墓穴

子貢曰然則賜息無所乎仲尼曰有焉耳望其曠

音隔又音隔如也。見其墳壘隔異則知息之所以生天知命泰然以待終君子之所以患去離憂苦昧然而死小人之所以伏也

仲尼曰

賜汝知之矣人胥知生之樂未知生之苦知老之憊未知老之佚知死之

惡未知死之息也。莊子曰大塊載我以形勞我晏子曰善哉古之有死也

生死古今所同者明古人不樂生而惡死也

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

脩身慎行恒懷兢懼此仁者之所憂貪欲縱肆常無厭足此不仁者之所苦唯死而後休憇寢伏之

死也

者德之微

音叫也德者得也微者歸古者謂死人爲歸人。德者得也微者歸古者謂死人爲歸人。夫言死人爲歸人則生人

爲行人矣行而不知歸失家者也一人失家一世非之天下失家莫知非

焉。此衆寡相傾者也。晏子儒墨爲家重形生者不辨有此言假託所稱耳。

有人去鄉土離六親廢家業遊於四方而不歸者何人哉。世必謂之爲狂蕩之人矣。又有人鍾賢世譽。誇張於世。而不知已者亦何人哉。世必以爲智謀之士。此二者胥失者也。

此二者雖行事小異而竝不免於穢喪也。而世與一不與一。唯聖人知所與。知所去。

丘臣反注同○以生死爲寤寐者與之廟喪忘

歸者或謂子列子曰。子奚貴虛。

列子曰。虛者無貴也。

凡貴名之所以生必謂去彼而取

去之。冥一故謂之虛虛既虛

矣。貴賤之名將何所生

子列子曰。非其名也。事有實著非假

矣。名而後得也。

莫如靜。莫如虛。靜也虛也。

敗者皆由動求事之破礪。毀而後有舞仁義者。弗能復也。

當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乃至失其所處。

性命之極者。

周文王師封於楚

曰。運轉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

夫虛靜之理非心虛之表形骸之外求而得之卽我之性內安

未之得也。

鬻音熊

著子書二十二篇

曰。運轉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

此則莊子舟壑之義。孔子曰。日

夜無隙丘以是徂夫萬物與化爲體體隨化而遷化不暫停物豈守故向之形生非今形生猶仰

之間已能萬變氣散形朽非一旦頓至而昧者誤必化之器託不停之運自謂變化可逃不亦悲乎。故物損

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所謂川竭谷虛

損盈成虧隨世隨死。

此世亦宣言生往

來相接聞不可覺。不覺其虧。皆在冥中而猶化

虧亦不覺其成。不覺其成。固非耳目所瞻察亦如人自世生至老貌色智態亡

不異皮膚爪髮隨世音生下同隨落非嬰孩時有停而不易也。

形色髮膚有精蟲者新故相換猶不可識況妙於此

者聞不可覺俟至後知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亡所寄廢寢食者又有

憂彼之所憂者因往曉之。彼之所憂者惑矣而復以不惑憂彼之所惑

不憂彼之所憂。譬惑猶深何能相喻也。

亡氣若屈伸呼吸終日在天中行止柰何憂崩墜乎。

夫天之蒼蒼非鑿然之質則所謂天者豈但遠而無所極邪

地而上則皆天矣故脩仰喘息未始離天也

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音秀下同不當墜邪曉之者曰日月

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氣亦何所不勝雖天地之大猶自安

中丁仲傷其人曰柰地壞何曉之者曰地積塊耳充塞四虛亡塊若躇步

蹠音音此踏皆蹊踏之貌終日在地上行止柰何憂其壞其人舍音釋下同然大喜舍宜作

晦字曉之者亦舍然大喜比二人一以必敗爲憂一以必全爲喜此未知所以爲憂事也而互相慰喻使自解難固未免於大惑也

長廬子聞而笑之曰虹蜺也雲霧也風雨也四時也此積氣之成乎天者也山岳也河

海也金石也火木也此積形之成乎地者也知積氣也知積塊也奚謂不壞

夫固然未判則天地一氣萬物一形分而爲天地散而爲萬物此蓋離合之殊異形氣之虛實

夫天地空中之一細物有中之最巨者難終難窮此固然矣憂其壞者誠爲大

泰音

遠言其不壞者亦爲未是天地不得不壞則會歸於壞遇其壞時奚爲不憂哉

此知有

終有形之必敗而不離休惑與陰陽升降器質與天地顯沒也

子列子聞而笑曰言天地壞者亦謬言天地不壞者

亦謬壞與不壞吾所不能知也雖然彼一也此一也

彼一謂不壞者也此一謂壞者也若其不壞則與人偕全若其

壞也則與人偕亡何爲欣戚於其間哉

故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來不知去去不知來壞與不壞吾何

容心哉生之不知死猶死之不知生故蓄其成也莫知其敗及其毀也亦何知其成此去來之見驗成敗之明徵而我皆卽之情無彼此何虞容其心乎

始之必

舞欲明聖有旨同於無

故舉道以爲發問之端

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

郭象曰夫身者非汝所能有也

塊然而自有耳。有非所有而况無哉。舜曰。吾身非吾有。孰有之哉。據有此身。是天地之委形也。是一氣積和故有存亡耳。郭象曰。若身是份有。則美惡死生當制之。由份今氣聚而生。按不能禁也。氣散而死。依不能止也。明其委結而自成非份之有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魄也。音有則男女多少亦當由汝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以。皆在自爾中來。非知而爲之也。天地強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天地卽復委結中之最大者也。今行處食息皆強陽氣之所運動。豈其所以然。強陽猶剛實也。非剛實理之至。反之虛和之極則無形無生。不死不終。則性命向所委順。子孫何所委。蛇行廣陌所止。泊飲食。何所因假也。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自宋之齊。請其術。國氏告之曰。吾善爲盜。始吾爲盜也。一年而給。二年而足。三年而大壞。如掌反。又作壞。以智反。延也。自此以往。施及州閭。向氏大喜。喻其爲盜之言。而不喻其爲盜之道。遂踰垣鑿室。手目所及。亡下同。不探也。未及時。以贓獲罪。沒其先居之財。向氏以國氏之謬已也。往而怨之。國氏曰。若爲盜。若何。向氏言其狀。國氏曰。嘻。音熙哀。痛之聲。若失爲盜之道。至此乎。今將告若矣。吾聞天有時。地有利。謂春秋冬夏。方士出有也。吾盜天地之時利。雲雨之滂潤。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殖吾稼。築吾垣。建吾舍。陸盜禽獸。水盜魚鼈。亡非盜也。夫禾稼土木禽獸魚鼈。皆天之所生。豈吾之所有。天尙不能自生。豈能生物。人尙不能自。有。豈能有物。此乃明其自生自。有也。然吾盜天而亡殃。天亡其施。我公其心。何往而有怨哉。天尙不能與。豈人所能聚。若盜之而獲罪。孰怨哉。夫金玉珍寶。穀帛財貨。人之所聚。豈天之所與。天尙不能與。豈人所能聚。此亦明其自能。人有其財。我犯其私。所以致咎也。向氏大惑。以爲國氏之重罔已也。過

東郭先生問焉。東郭先生曰：若一身庸非盜乎。盜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載若形況外物而非盜哉。

若其有盜邪則我身卽天地之一物不得異也。誠然。天地萬物不相離力智也。認音而有之皆惑也。

若其無盜邪則外內不得異也。誠然。天地萬物之別名雖復各私其身理不相離。認

智能已爲惑矣。至於甚者橫認外物以爲已有乃標名氏以自異倚親族以自固整章服以耀物藉名位以動羣封殖財貨樹立權黨終身欣玩莫由自悟故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爲吾身莊子曰百骸六藏吾誰與爲親領斯旨也則方寸與太虛齊空形骸與萬物俱有也。國氏之盜公道也。故亡殃。若之盜私心也。故得罪。

公者對私之名無私則公之名滅矣。今以犯天者爲公犯人者爲私於理未至耳。未爲非盜卽而無心者也。公公私私。天地之德。生卽天地之一理身卽天地之一物今所愛吝復是知天地變吝天地之間生身耳事無公私理無愛吝者也。天地之德何邪。自然而已自然而已何所歷其之德者孰爲盜邪。孰爲不盜邪。天地之德何邪。自然而已自然而已何所歷其之德者孰爲盜邪。孰爲不盜邪。天地之德何邪。自然而已自然而已何所歷其



# 列子卷二

黃帝第一 一稟生之質謂之性。謂之德謂之和。故應理。

處順則所適常。違背道則遇物斯焉。

喜耳。

正當

爲性。

娛耳目。

供鼻口。

慊音

集然

黃帝卽位十有五年。喜天下。戴己。讀世而喜耳。養正命。正當為性。娛耳目。供鼻口。慊集然。

肌本又作

色

肝

古早

反

驕

音每諸書

皆然

五情爽

感

用德明未足以致

感

治祇足以亂神也

黃帝乃喟然讚曰。

讀當

朕之過淫矣。

作深

養一

己其患如此

治萬物其患如此

性住而不養

而不治則

於是放萬機。

舍捨

音官寢

去直侍。

徹鐘懸

減厨膳退而閒

音居

大庭之館。

齋心服形

形自服矣

二月不親政事

晝寢而夢

將明至理不可以情求故

遊於華胥氏之國。

華胥氏之國在弇

音州之西。台州之北。

不必便有此國也明至理之必如此

耳淮南云正西曰弇州西北曰台州

不知斯齊國幾

居豈反

千萬里。

斯難也

蓋非舟車足力

民無嗜欲。自然而然而已。

自然者不

資於外也

不知樂生

不知惡死

故無夭傷

不知親己

不知疎物

故無愛憎

不知背

音逆

不知向順

故無利害

理無生死故無所樂惡理無愛憎

知無所親疎理無逆順故無所利

害

故無所愛憎

都無所畏已

入水不溺

入火不熱

斫撻

音酌撻

無傷痛

指撻

打也

無瘡癰

音偏也

無瘡癰

瘡痛也

○至和者無物能傷熱病瘡癰

實由矜憐義例詳於下章瘡癰酸痛也

義見周官

乘